

沂蒙山高



内 容 说 明

这本短篇小说集，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，描写了山东地区我军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，塑造了部队指战员和革命群众的英雄形象，表现了军民团结战斗的鱼水深情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。作品在艺术表现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

封面、内封图：王遵义 张国强

沂 蒙 山 高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字数 156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7\frac{1}{8}$

197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7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号 10019-2218 定价 0.44 元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目 次

沂蒙山高.....	聂立珂 梁 念 (1)
战友	马金保 (28)
鲁牛	张德武 (47)
岱英	李洪义 (58)
送“瓜”记.....	王 颖 (69)
沂水长流.....	李 波 梁 念 (92)
封锁	杨清广 (109)
红溪松青.....	刘灿校 (128)
马蹄湾的黎明.....	展元新 王尚贤 (146)
无坚不摧.....	聂立珂 (165)
扬帆千里.....	陶泰忠 (188)
在胜利面前.....	黄瑞梓 (207)

沂蒙山高

聂立珂 梁念

一

一九四二年的冬天来得似乎特别早。“霜降”过去没几天，西北风一刮，沂蒙山区的吊钟柿子树上便布满了一层薄薄的白霜，沂河支流的一些小河汉子也结了一层薄冰。天，渐渐冷起来了。可部队的棉衣还没有完全解决。首长急，部队急，我这个后勤供给干部，更是急上加急。虽说部队在津浦线上截获了日寇大量布匹，也按统一规格剪成衣料，但缺少棉花，又没有被服厂，怎么做成棉衣呢？

领导上一面组织部队筹备棉花，一面要我带着衣料到崮岭区，通过地方政府联系买棉花做棉衣。临走时首长一再对我说，眼下正处在抗日战争比较艰苦的时期，要多体谅地方政府的困难，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，在区委的统一领导下完成任务。我到了区上一汇报，区委连夜召集几个村的干部开会，要求各村克服困难，保证部队在“小雪”前穿上棉衣。干部们那股子热情劲，给了我很大的力量。只是一个叫崮前村的情况，引起了我的不安。这个村靠日伪据点比较近，敌人封锁得又严，山村也比较穷。虽说游击战开展得

不错，几次配合主力作战打得都很出色，但这做棉衣和打仗不一样，没有棉花，困难很大，大伙建议区委不一定分配他们任务了。

会上，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，蓦地站起来说：“你们快别打哈哈了，支援八路军的任务我带不回去，俺村的群众能答应我？大伙摆的事是实情，困难也不是没有。”他停了停，望着我说，“让老方同志说说，闹革命没有困难还有什么意思！一句话，任务少一点我也不干！”

我看这庄户汉子，黑苍苍的长方大脸，颧骨明显地突起，浓眉下射出两道刚毅的目光，给人一种纯朴、乐观的印象。区委王书记告诉我，他就是崮前村的村长，叫包山。

我说：“包山同志对咱军队的心我明白，可崮前村是边缘区，离据点太近，又是个缺棉的村子……”

“同志，”包山打断我的话，把烟袋往腰里一别，伸手掏出一支短枪放在桌上。众人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，都望着他。他笑着不慌不忙地说，“俺村不出棉花是实情，可咱有群众。为了打日本救中国，不要说弄棉花，要什么咱也能弄到手。这枪，还不是靠大伙从敌人手里夺来的！”

包山的一番话把大伙都引笑了。

王书记低声对我说：“你不摸老包的脾性，不给他任务，咱这会就别想散了。”

我说：“是不是少给他们点？”

不待王书记答话，包山又开了腔：“快分布料吧，我还得绕着朱家庄的炮楼，天明前赶回村里去呢！”然后又悄声对

我说：“老方同志，队伍上能打鬼子截火车夺来布匹，我们老百姓怎么也能生法子弄到棉花。我们保证落不在别村的后头，你尽管放心好了。”

他急火火地领上布料走了。我这心可怎么也放不下。

这些天，我在各村了解做棉衣的情况。每到一村，干部、群众都说自己没有困难，只是担心着包山同志那个崙前村，催我到他们那里看看。我向区委报告后，换上便衣往崙前村赶去。

二

要到崙前村不很方便，爬山翻崙倒没有什么，主要是要通过这一带最大的一个日伪据点——朱家庄。这个据点不光鬼子多，还有个杀人不眨眼的汉奸头子朱八。好在我们有个老王同志在那里给敌人做饭，今天又是朱家庄逢大集，敌人虽然戒备森严，但集市上人来人往，老王借割肉、买菜的机会出岗楼来照顾我，所以过得还算顺利。走到集市的边上，老王悄声对我说：“告诉老包，他要的情况收集的差不多了。”我正要问是什么情况，远处两个伪军朝这边走过来。老王大声对我说：“下个集多弄点鲫鱼来，价钱舜不了。”

我也喊了声：“钱少了咱可不卖。”便走了。

朱家庄离崙前村还有十来里路，中间隔着个驼崙峰和一条石头河，隐蔽的地方多，比较安全。没过晌，一个山村便清楚地摆在面前。村子四周山峦重叠，到处是奇峰怪石，

没有多少土地。人说崮前村是穷山窝，山高石头多，缺水土质薄，一点不假。象这样一个靠近敌占区，自然条件又这么差的村子，能做出那么多棉衣来吗？

到了村头，站岗的儿童团员仔细查看了我的路条，盘问了好一会，才指点着我到了村公所。村公所里静悄悄的，没见到一个村干部。我找到包山家。只见北墙根太阳地里，放着高高的一摞棉军衣和几个篓筐。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，盘腿坐在一张席上“唻啦唻啦”拆被子。见有人来，她抬头望了一会，说：“你是管棉衣的方同志吧？”

我笑着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她一边忙着给我搬凳子、端开水，一边说：“孩子他爹说的。”

“老包呢？”我问。

包大嫂压低了嗓门说：“三天前领着几个民兵到敌占区兑换棉花去了。十有八成今天回来。村里‘老农会’姜大爷在家。同志，先喝碗水，我去找他来。”

我拦住她，说：“你忙着吧，待会我自己去找。”

包大嫂没有推让，又埋头去拆被子。我看她穿的很单薄，被子里拆出的棉花也不多，更感到别村对崮前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，不安的心情更重了。这时包大嫂把一件缝好的棉军衣递到我手里，说：“同志，粗针大线的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我接过棉衣一看，又厚又软，针脚又密又小，结结实实，板板整整，便说：“大嫂，行，很行！”

她没说话，坐在那里继续拆被子。只见她掏出被套，慢慢地卷起来，放在一边。转身把靠墙根的一篓筐麦穰往席子边拉了拉，一把把地摊在被里上。

大嫂的举动使我一愣，怎么往被子里铺麦穰？啊！我明白了，原来包山和乡亲们把被套拆出来给部队做棉衣，自己却要盖着麦穰过冬。我们后勤供给干部接触群众是比较多的，战争年代人民群众支援我军的动人事例见得也不少，但面对着这情景，我仍然不能平静，觉得有千言万语，不知从哪里说起。我抱起被套，大声说：“大嫂，快把被套絮上。不管怎么样，也不能让乡亲们盖着麦穰过冬！”

包大嫂看了看我，把被套接过去放回原处，仍然十分认真地往被里上铺着麦穰，又蒙上被面，一针一线地缝着，好象根本没有听到我的话。

“大嫂。”我又叫了一声。

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这麦穰在碾子上碾了好几遍，又细又软，一样能挡寒，比起八路军同志冰上走、雪里滚暖和多了。”她的话虽然十分柔和，象拉呱一样，但我却觉得有一股火辣辣的热力。

“这话在理，全村的乡亲们都这么说哩！”随着声音，包山担着一对空筐进来了。他一见我，忙放下担子，一双粗大的手紧紧拉着我，“老方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！”

包山风尘仆仆地站在我的面前，才几天没见面，他那黑苍苍的长方大脸消瘦了许多，颧骨更加明显地突出，只是一双眼睛仍然射出刚毅的光亮。我叫了声：“包山同志！”然后

指指空筐，又指指麦穗，说：“你们的困难，我全明白。做棉衣的事……”

包山笑呵呵地对我说：“别看咱眼下缺棉花，可‘小雪’以前交棉衣的任务，保准完成！”

“不。我是说，敌人封锁这么厉害……”

“封锁？”包山笑了笑，说，“咱沂蒙山区山连山、峰连峰，他小小的日本鬼子封锁得了？”他把我摁在板凳上坐下，顺手端起一大碗水喝下去，拿出烟袋装上烟吸着，转脸问包大嫂：“怎么样，做成几件了？”

包大嫂把做好的棉衣放到他跟前，数落着：“这是正月他娘做的，这是春花做的，看这件，是留根他奶奶缝的……都在这里了，你验验吧。”

包山看了看我，说：“是得检验检验，给咱八路军做棉衣，差一丁点儿也不行！”他把棉衣揽在怀里，一个五尺汉子，一时象个怀抱婴儿的母亲，那样亲昵地看着棉衣，轻轻地抚摸着棉衣，小心地掂量着棉衣——他的心全扑在这棉衣上了。“老方，你看行不行？”他问我。

我还没有说话，一位老人提着一小包袱棉花走了进来。包大嫂对我说：“这就是‘老农会’姜大爷。”

“你怎么又把棉花拿来了？”包山忙迎上去，扶老人坐在木墩子上。

那老人看了看我，理也没理包山，对我说：“同志你给评理。他这当村长的，豁上命带人去鬼子窝里兑换棉花，为啥我三番五次送上门的他不收？”老人转过脸去，又对包山

说：“这棉花我交定了。”

“姜大爷！”包山笑着对老人说，“我说过多少遍了，你给地主扛活，积下了个心口疼的病，前年又被日本鬼子抓去修炮楼，打伤了腰，最怕受凉。这点棉花，是党支部叫你做个棉兜兜护心口的。”

“你和乡亲们的心，我老头子明白。可你忘了，当初咱给朱八家扛长活，三九天穿着灯笼裤，披着破麻袋片，也没冻死不是！今冬村里给我做了里表三新的棉袄。棉兜兜，用不着！”老人指着胸膛说，“我这心里想，能护住咱八路军，就什么都护住了。他们不受冻，我这心里也就热乎了。”

我挪了挪板凳，向老人靠了靠，拉起大爷的手，说：“好大爷，村长说得对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再说……”

“同志，你怎么和包山一样！”我的话显然惹老人生气了。他把小包袱往包山怀里一推，拔腿就要走。

包山站在那里，并不追他，只说：“‘老农会’你先别走，还有你的任务呢！”包山的话一出口，姜大爷立时停住了脚步。包山走上去，在他的耳旁说了些什么，问：“行不行？”

姜大爷脸仍然板着，但已经没有怒气了。他说：“是任务，还问行不行干啥！”说罢转脸向我笑了笑：“同志，有空到俺家里坐坐。现时，我得去执行任务了。”

我拿起小包袱想追上去送给他，包山拦住说：“你不摸姜大爷的脾气。等把棉军衣都做好了，叫你大嫂给他做个棉兜兜送去。”

“等我腾出手来就给他做。”包大嫂忙着手里的针线活，

插了一句。这时，她蜷曲着一条腿，半伸开一条腿，侧伏在席子上，一手握着棉花，一手穿针引线，针针扎得仔细，线线拉得有力，把热爱子弟兵的深情厚意，一针一线缝进棉衣里。

我知道，边缘区的斗争是十分复杂和艰苦的。一个村长，既要组织对敌斗争，又要安排群众生活，担子是很重的。包大嫂拆被，姜大爷献棉，包山同志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在敌占区活动了三天一无所获的事，使我非常后悔；那天在区委会上，应该坚持不给崮前村任务的意见。眼下除了感谢人民群众之外，必须尽最大力量来说服包山。我说：“包山同志，你们这里确实困难，搞到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难了。我看完成这一批就可以了。”

包山摇摇头，说：“那可不行！”他把一对空筐拉到面前，眨了眨眼，接着说：“别看今天这筐空着，过两天棉花一到手，怕它还盛不了呢！”

包大嫂白了包山一眼，说：“十冬腊月喝凉水，你也忘不了打哈哈。”

包山把空筐一推，说：“这怎么是打哈哈呢！老方，毛主席、党中央号召咱们军队和老百姓团结一心打鬼子。你们在前方不怕流血牺牲，生着法子打胜仗，俺们在后边反奸除霸、做棉衣、筹军粮，也是抗战少不了的事。咱们部队越打越硬，俺们群众的工作也得越做越好。咱是一边打鬼子，一边锻炼自己。”

我听区委王书记介绍过，包山同志肯动脑筋，会发动群

众，点子多。他刚才这段话的意思，我虽然一时还摸不太准，但感到他是在想什么新办法，便挺有兴致地问：“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点子？”

包山见我情绪有变化，把板凳朝我挪了挪，说：“新点子我是没有，只是想在朱家庄打打主意。”

朱家庄？我把在朱家庄大集上老王同志让我捎的信说了一遍。包山听得十分认真，而且问我：“朱家庄集上有没有卖棉花的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。”

他把手一拍，说：“这就对了！”

我摸不着头脑，便说：“快说说你的想法。”

包山装上一袋烟，连着吸了两口，说：“我们在敌占区三天，发现了件怪事——按节令，眼下正是棉花上市的时候，可我们赶了东集串西集，连根棉花绒绒也没有见着。群众告诉我们，这几天朱家庄据点的敌人，没黑没白地在各村抢棉花往据点里运。我想：鬼子在铁路上丢了布，根据地的群众又都在做棉军衣，这帮狗东西精得跟猴一样，一准明白咱需要棉花。布匹让咱弄到了手，他干瞪眼，没办法，狗东西们就想把棉花抓到手，让咱八路军顶着布片子过冬。”

包大嫂停下手里的活，说：“没那么容易！”

包山把烟袋包子一缠，狠狠往腰里一插，接着说：“对！棉花是咱中国人用血汗换来的，应当为抗日出力。不用说日本鬼子抢进据点，就是他咽到肚子里，咱也要生法子把它掏出来！”

许是包山那坚定的语调感染了包大嫂，她把手里的针在头上抵了几下，若有所思地望着包山，问：“这么说，你是打定主意进朱家庄夺棉了？”话语里好象有点担心的意思。

包山似乎察觉到了包大嫂的心情，他先点了点头，然后十分认真地询问包大嫂和我：“你们看我这个点子，行，还是不行？”

包大嫂介绍情况似地对我说：“那朱家庄鬼子多、汉奸多，是咱们这一带顶大的个据点……”

不待包大嫂说完，包山把手一拍就接上了：“对！你说的全对！要不是它人多据点大，咱还不拿它开刀呢！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包大嫂不解地问。

包山同志的点子，使我想起了他在区委会上关于夺枪的那段话。显然，经过这一段工作，特别是在敌占区的三天活动，他已经下定决心，在棉花问题上也要从敌人手里夺取了。这当然是个好办法——既能打击敌人，又可以锻炼群众，武装自己。这位不动声色的包村长，肚子里装的主意就是多。“大嫂，”我看了看包山，说，“老包的话我给他说了吧：朱家庄的敌人仗着他们人多据点大，估摸着咱一时半晌不敢去戳弄他们。咱们呢，瞅准时机给他来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把棉花夺过来！对不对，老包？”

包山兴奋地站起来，在我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两下，说：“老方，我进门就说你来的正是时候。行！咱想到一块去了。到那个时候哇——”包山一转脸，对包大嫂说：“女同志，我把借你的被套还给你！”

包大嫂说：“谁要你还！能把咱队伍上的棉衣操持齐全，俺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包山招呼我坐下来，说：“老方，方才我让‘老农会’到朱家庄找老王去了，吃罢饭咱再找大伙开个会商议商议。这事说起来轻便，真干起来，这脑袋瓜子还得多转悠几圈呢。”他把小板凳朝我挪了挪，接着说：“比方说，朱八他们一时想不到咱敢去他那里夺棉，可咱真进去了，他也不会伸着脖子净等着挨刀哇。得多琢磨几招等着他们才行。”

“对！”我说，“吃罢饭你去开会，我是不是到区委去一趟，听听上级的指示？”

“好！说干就干！”包山把空筐推到墙根，对包大嫂说，“女同志，给操持点吃的怎么样？”

包大嫂停下手里的活，笑着说：“行。为了抗日，今几个给你们吃煎饼、大葱炒辣椒，外加地瓜干粘粥。”

包山听罢，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对我说：“看看，要是不抗日，咱这顿饭还吃不成了呢！”

我们三个人都笑了。

三

吃饭的时候，包山又向我谈了夺棉的一些想法。他谈得绘声绘色，有根有梢，我感到这位村长考虑问题很远，很周到。没有丰富的敌后工作经验，是不可能想得这么全面的。

饭碗一推，他招呼人开会，我便到区委去汇报。

王书记到各村检查做棉衣的情况去了。一直等到半夜，他才回来。王书记看见我，热情地说：“正有事找你们哪！”听我把崮前村的情况和包山同志的想法汇报完，王书记沉思了一会，说：“老方，这几天我走了几个村，做棉衣的任务，总的看完成得不错；但由于敌人在全区拼命地抢棉，缺棉的已不单单是崮前村了。不很快搞到一批棉花，很难保证部队‘小雪’前穿上棉衣。”他停了停，又说：“大批的棉花在哪里？在朱家庄。哪个村靠朱家庄最近？崮前村。谁对朱家庄的情况最熟？包山！他在朱八大院里扛过六年长活。朱家庄这个大据点，眼下我们强攻不行，请部队来打，搞不好会打草惊蛇。所以说，包山的计划我看可以考虑。”

“对！”我说，“包山同志的点子，是吃饭的时候说的，我看他还没有说完。”

王书记点点头，说：“包山这个同志我了解，他既然提出这件事，心里总有个‘小九九’，他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。”我和包山同志虽然认识没几天，但深感王书记说得很对。只是担心这样一来，崮前村和包山同志的担子就更重了。“老方，”王书记接着说，“离天亮还有一会，走，到崮前村找包山商议商议去！”

“不用去了。”我一个“好”字没出口，包山象从天上掉下来，一步迈到了屋中央。他黑苍苍的大脸上流着汗水，刚毅的双眼，迸射出战斗前那种急切的神情。我预感到发生了新的情况，便问：“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包山坐下来，擦了把汗，说：“朱家庄的情况有了变化。”

王书记给他倒上一碗水，问：“是‘老农会’刚带来的情报吗？”

包山点了点头，喝完水，装上一袋烟，“吧嗒吧嗒”地点着了火。

王书记爽快地说：“有情况就有办法。快把你的‘小九九’端出来。”

“敌情有了变化。”包山吸了一口烟，接着说，“我们的会刚开完，姜大爷就回来了。老王同志的情报说，这几天鬼子和朱八整天晒棉花，打大包。今天过晌午，朱八家的狗腿子叫老王到城里请了好几个厨师，说是来了一个鬼子大官，要把所有的棉花弄到青岛，用船运到日本去。这帮家伙吃着我们的，喝着我们的，欺负着我们还不行，还要把我们的血汗运走——真歹毒！”包山说罢，将烟袋往桌上一拍，烟袋锅碰着桌面，迸出点点晶亮的火星。

敌人要运走棉花，防备会更严，我们要夺到这批棉花，困难也就会更大。我正想着，包山把烟口袋缠起来往腰里一插，说：“拼上命也要把这批棉花夺过来。事情明摆着的，鬼子这么起劲地抢棉花，不单是为了封锁咱们，咱夺这批棉花也不单单是为了做成这一批棉衣！”

包山的话使我一愣，我想的只是怎样战胜眼前的困难，而他却想得那么远！我问：“怎么个夺法，什么时候夺呢？”

包山倒笑了，他说：“老方，这可不是光咱说了就算的事了。明天朱家庄逢集，我去和老王具体谈谈，把敌人放棉花的地方，棉花包的大小、分量，启运的时间、方法摸清楚，才

能定下咱们什么时候下手，用什么法子夺。”包山停了停，又转向王书记问：“老王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王书记没有回答包山的问话，却一转包山的话题，笑着问道：“还有别的困难吗？”

“朱家庄的棉花上不了青岛下不了海，这一点上级尽管放心。”包山又看了看我，继续说，“我琢磨着，我们把朱家庄的棉花夺出来，敌人决不会善罢甘休。不看到这一步，群众就要吃大亏。说不定我们从朱家庄夺出棉花，崮前村就不是我们的了。”

包山这后一句话，象一块石头一下子砸在了我的心上。我担心过，由崮前村担负夺棉任务，包山同志的担子会更重了，但是却没有想到包山同志说的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。

“我有个想法，”包山对王书记说，“行动的那天，我们一部分民兵去朱家庄——去多了容易被敌人发现，一部分民兵带着群众进山，准备打游击。留下一村地雷让鬼子折腾去吧。我们村原来应承下的做棉衣的任务……”

“那好办，”王书记说，“你们给全区、给咱全沂蒙山解决了大困难，又狠狠地打击了敌人，原来的任务……”

不待王书记说完，包山接上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眼下看，我们的任务似乎重了点，但大批棉花搞到手，有了棉花，我们村完成任务的时间，十有八九能提前几天。”

“老王，”我说，“根据崮前村当前的情况，他们做棉衣的任务，我看可以说已经完成了。”

“你快别打哈哈了！”包山象几天前在区委会上一样，蓦